

金瓶梅妙語

傅憎享 著

辽海出版社



I207.41

146

《金瓶梅》妙语

傅憎享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妙语/傅憎享著. — 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10
ISBN 7-80638-930-X

I. 金… II. 傅… III. 金瓶梅—文学语言—文学研究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3772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00 千字 印张:8 $\frac{1}{2}$

印数:1—3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于景祥 谢丹 徐桂秋 责任校对:张燕
封面设计:李飞 版式设计:丁凡

定价:13.00 元

序

于景祥

诞生于我国明代的《金瓶梅》一书，既有“淫书”的恶名，又有“奇书”的美誉。其所以称“奇”，不仅在于它洞达世情，穷形尽相，又在于它的话语系统超出群类，贡献特殊：口语、方言；成语、土语；村话、谚语，反切、隐语；歇后语，骂人语……种类繁多，生动传神；既让人感到丰富多彩，又使人觉得眼花缭乱；有的到口即消，有的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大量的俗语，年深日久，时移俗逝，俗迁语变，不知其俗，难解其语，因而在众多的《金瓶梅》爱好者面前，出现了众多的语言障碍。“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金瓶梅》的读者们，也有这样的感受。

面对《金瓶梅》一书中的语言障碍，有些雅士觉得它词不

雅训，于是忘情于阳春白雪，不涉这下里巴人；有人虽有心解读一二，又因此书颇涉“性”事，畏之如虎；有些人很有胆气，勇于探索，可惜心有余而“学”不足。所以多年来虽不乏问津者，但能为读者排忧解难的佳作毕竟不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傅先生相继推出了《〈金瓶梅〉隐语揭秘》和这本《〈金瓶梅〉妙语》。前一本书，由高翔兄作序，精彩至极；这后一本书，傅先生命我作序，我惶恐至极：一是因为我在傅老面前，实属后学晚辈，根本没有资格对其大作评头品足；二是因为前后两部书尽管解决的问题有些差异，但写法与思路同出一辙。我想说的，高翔兄已剖判明白，难以为继；我想不到的，高翔兄也已尽致淋漓，更令我五体投地。见此光景，我才真正体会到唐人李白的苦衷：“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之诗在上头。”李白尚且不敢画蛇添足，我等哪敢狗尾续貂？可是我使出浑身解术，还是无法改变傅老先生的“固执”，也奈何不了高翔兄的推波助澜，所以只好写上几句了。

说心里话，读过这本书的手稿之后，我感受最深的首先是傅先生在朴学方面的功力。朴学是清代学者的盛业，他们不仅凭借自己在经史和小学方面的深厚修养训释古代典籍中的疑难字句，而且从其开山祖师顾炎武开始，便倡导博学于文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特别注重旁征博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根据，归纳、总结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傅先生也显然精于此道。一方面，先生凭借自己在小学方面的修养，说文解字，训释众多的难解之语，如对“博浪”“波答子”“风月窝”等等难语的训释便是如此；另一方面，在考核文字之时，先生又常常是综合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史学、哲学以及戏曲、饮食、农业、水利、植物、动物、宗

教、伦理等等多方面的知识和翔实的文献资料，曲证旁通，博及群籍，言必有据，信而有征。因而他所得出的结论大都精当不移。同时，更让人敬佩的是傅先生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如书中对“炊饼”一词的训释便是典型的例子。《金瓶梅》中写武大郎卖的“炊饼”，就是蒸饼，也就是今天的馒头。这一点对于多数读者来说并非疑难问题，只有少数人认为“炊饼”是烧饼。但为什么把“蒸饼”说成“炊饼”呢？有人在《青箱杂记》中找到了所谓根据：“仁宗庙讳贞（赵祯），语讹近蒸，今内廷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于是下断语说：“读蒸为炊，以字近仁宗讳故也。”意思是改“蒸”为“炊”是人们为避宋仁宗庙讳而致。此说本非笃论，但长期以来没有通达的解释。为解决这一问题，傅先生不仅详察《金瓶梅》这一文本，找出了内证，即该书第31回和第59回等许多地方又直呼“蒸饼”而没改为“炊饼”，说明本书无意于所谓避讳；同时，傅先生又博征南北朝一直到清代的众多典籍，详加印证，尤其从宋明两代典籍中找出大量称馒头为“蒸饼”而不用“炊饼”的可靠材料，精心考辨，证明“炊饼”不是因讳而称，“乃从俗之音”。完稿后又不断地修改、补充，以至于三易其稿还觉言犹未尽。中间曾因排字问题造成文字错接，先生辗转反侧，通夜未眠，第二天清早亲自到出版社来进行更正。其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盛于清代的朴学也有其局限，即一般学者在材料的取舍上往往不能割爱，或者不能去芜取精，因而经常出现罗列材料，冗繁杂芜的现象，进而文章流于烦琐，造成只见材料堆积，淹没学术观点的弊端，文笔也显得滞涩，质木无文。傅先生此书在考据方面不仅没有蹈此覆辙，而且大都以文字省净、考据精审见长。这主要得益于先生的厚积薄发，以博返约：一

方面善于归纳和选择，即先博采文献穷其枝叶，后化繁为简取其精华。如“狗奶子花”“海东青”“胡博词”等博及群籍，综合文学、史学、医学、植物学和民俗语言学等诸多方面的文献资料，尔后经过归纳选择，便去粗取精，化繁为简，以少总多；另一方面在表述文字和征引文字上更精益求精，宁少勿滥，压缩到最低限度，所以“语释”部分虽然条目众多，但多是百字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没有由博返约的真功夫，不会有这样的境界。

不仅在考据方面以简取繁、以少总多，在总体的治学方法和研究手段上，傅先生也表现出对传统的超越。

朴学家们的拿手戏是“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其长处是求真求实，言之有据，持之有故，但其短处也十分明显：不仅有前面所说的填塞材料，流于烦琐考证，而且还往往停留在个别字句的考释之上，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发掘，更不能在微观考据的基础上进行高层次的宏观把握，达不到理性思辨的高度，出现掉书袋式的流弊。傅先生虽然浸渍于传统学术日久，对清代朴学颇有研究并多有继承，但却没有抱残守缺，而是在“商量旧学”的基础上不断“培养新知”，兼融考据与思辨之长，传统治学方法与新的科学方法综合运用，由此便左右逢源、触类旁通，治学手段上进入更高的层次。在这本书中，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多种视角综合运用，又别开生面，不落俗套。纵观全书，先生在解决问题之时，既有文学的视角，又有史学的视角，还有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发生学、文化生态学、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于自然科学研究上的多种视角，又常常在解决一个问题时各种视角和方法综合运用，因而

能够通观博览，触处生春。《〈金瓶梅〉难解隐语正解蒙求》《〈金瓶梅〉歇后语正名》《〈金瓶梅〉反切语趣》诸篇融合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文学、史学等多种视角和手法，所以识见圆通，精到深刻；《美丑共体验谱钩沉》综合运用发生学、美学、语言学、文学等多种视角，因而新人耳目；《〈金瓶梅〉美语发微》《〈金瓶梅〉美语审美》则以语言学、美学视角为主，又参入考据的家法，由此新见迭出。然而，本书虽然“十八般兵器并举”，可攻击点，即切入的角度都非比寻常，往往选择出人意料的一个侧面，或者从一个出乎别人意料的角度逼近本题，出奇制胜。如《〈金瓶梅〉反切语趣》《〈金瓶梅〉话本内证》便是如此。有时抓住一个非常平凡的小事穷追不舍，并由此切入，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周易·系辞传》），如《美丑共体验谱钩沉》一文便是以“乡里姐姐嫁郑恩，你睁个眼儿闭个眼罢”这一句平凡的常语为切入点，由此生发牵引，揭示了美丑共体这一重要的艺术手法，以小见大，别开生面。

二是本书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书的第一部分着重以朴学的手段考释字句和文献资料，求真求实，所以名曰“语释”，在治学方法上主要表现为对传统的继承；第二部分则在第一部分扎实考据的基础上深入开掘，即由言语与资料的考订上升到深刻透彻的理性思辨；所以名曰“语论”，在治学方法上主要表现出创新意识。应该说“语释”是“语论”的前提和基础，“语论”是“语释”的升华和提高；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机体，反映出一个科学的治学思路：即由特殊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由入乎其内的微观考索到出乎其外的理性思辨和宏观把握。

多年来，我们的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很多喜欢

考据的人，往往津津乐道于字句的训释与资料的考订，不大愿意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思辨；而不少喜欢理论批评的人又过多地强调理论感，不大注意考释文字、订正资料，进行入乎其内的微观探索，所以自认为可以振聋发聩的高论常常经不起推敲。不能否认，由于个人的禀赋不同，好尚有别，学术取向难免各有侧重，这是不该厚非的，但是单调的治学手段，尤其是资料考订与理论把握相互脱节的现象总有点遗憾。因此像傅先生这种兼具考据与思辨之长、将二者融为一体的佳作特别值得我们珍视。

从实而论，傅先生这部著作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远不止这些。但我感受颇深的主要是以上几点。在“金学”方面，我本来是门外汉，又硬着头皮作应景之文，难免信口雌黄，敬请傅先生和读者们指教一二。

1998年9月29日

于沈阳寓所

目 录

序 于景祥

上编：语释

A		味的异读.....	19
挨光	3	穿黑衣抱黑柱.....	21
B		炊饼补释.....	22
白眉神	4	炊饼·馒头·包儿.....	24
半边俏别解	5	攒盒.....	25
抱佛脚	6	D	
碧霞宫	7	达达.....	26
波答子·巴子.....	8	打倘棍儿.....	27
博浪	9	打张惊·打张睛·打张	
不久诗.....	10	鸡儿.....	28
不三不四.....	11	打中火·打平火	29
C		党太尉.....	30
柴.....	13	倒喇小厮.....	32
扯淡·扯蛋	14	调子曰儿.....	34
撑窝儿.....	16	丁八.....	35
城隍.....	17	洞宾戏白牡丹.....	36

毒药汁…………… 38

E

二打六…………… 40

F

风调雨顺四天王…………… 41

风月窝（之一）…………… 42

风月窝（之二）…………… 44

G

赶网儿…………… 45

割股…………… 46

“胳膊倒拗过腿了” …… 47

根基…………… 48

狗骨头与狗骨秃…………… 49

狗奶子花…………… 50

孤老…………… 51

挂枝儿与挂真儿…………… 53

鬼西儿上车：推丑…………… 54

H

海东青（之一）…………… 55

海东青（之二）…………… 56

海东青（之三）…………… 57

号啕痛·挖墙拱…………… 58

胡博词（之一）…………… 59

胡博词（之二）…………… 60

忽喇八冷锅中豆儿爆…………… 61

花木瓜补证…………… 62

黄杆等子…………… 63

黄花女儿…………… 64

黄猫黑尾再解…………… 65

J

鸡儿赶蛋…………… 66

茧儿…………… 67

金三事儿…………… 68

K

开光明…………… 69

看雀儿撞儿眼…………… 70

L

镢枪头…………… 71

烂羊头…………… 72

狼筋…………… 73

六礼约…………… 75

驴扭棍与紫荆树…………… 76

M

卖针与卖甲…………… 77

满破…………… 78

蔓字异读…………… 79

门神…………… 80

缅甸铃…………… 81

抹胸…………… 82

N

南京沈万三（之一）…………… 84

南京沈万三（之二）…………… 85

宁逢虎摘（挡）三生路，休

遇人前两面刀…………… 86

脓带(袋)	87	探头舒脑	110
P		替子	111
皮子	88	嚏喷鼻子痒	112
朴刀	89	停	114
葡萄架	90	头脑酒	115
Q		W	
齐头故事	91	歪刺骨	117
气球	92	王八语源小考	119
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	93	乌纱帽	121
抢红	94	无丝也有寸	122
R		五轮八宝别解	123
人死如灯灭	95	X	
S		洗三·汤饼宴	124
三尸神与肚里蛔虫	96	下茶	125
馓子与拶子	97	硝子石望着南儿丁口心	126
韶刀	98	小太乙儿	127
湿亲家与干亲家	100	祆庙·祆庙火	128
鲥鱼	101	蝎子娘	130
拭帕	103	虚筴	131
收惊	104	靴儿与脚	132
水鬓	105	菱铎	134
水柜	106	Y	
水合袄	107	牙·佛牙·欢喜佛	135
水客与下海	108	晏公庙	137
T		鹦哥儿	138
太仆寺与马价银子	109	影射(之一)	139

《金瓶梅》妙语

影射（之二）	140	张公吃酒李公醉	145
有南北的话儿	141	挝儿子	146
Z			
再释兽头	142	撞钟	147
毡	144	赘字号	149
		走百病	150

下编：语论

一、《金瓶梅》难解隐语		六、《金瓶梅》美语发微	
正解蒙求	153		193
二、《金瓶梅》歇后语		七、《金瓶梅》美语审美	
正名	164		209
三、《金瓶梅》“反切”		八、《金瓶梅》俗谚求因	
语趣	171		220
四、《金瓶梅语词溯源》		九、《金瓶梅》话本内证	
闲评	183		237
五、美丑共体脸谱钩沉		十、《金瓶梅》话本证本	
.....	188		253
后 记			264

· 金瓶梅妙语 ·

上 编

语释



挨 光

《金瓶梅词话》王婆牵合西门庆勾搭潘金莲，设谋即为“挨光”计。丁耀亢《续金瓶梅》则作“磨光”：“安下巢窝定下计，十样磨光把事成。”（45）* 挨光与磨光，两者义同。于今口语仍有称研磨为“挨”者。研磨、打磨须花功夫，才能“磨光如漆”，所谓“欲求事光，须化时光”是也。《清平山堂话本·刎颈鸳鸯会》言花柳丛中“十要之术”，“二要不算工夫”，即舍得花功夫，用今天的话说即“凭工磨”。旧小说中的常言道：“欲求生受用，须下死工夫。”称为“水磨工夫”，急不得也，耐住性儿地挨磨。冯梦龙《山歌》：“一座宝塔七层尖，年深月久造得全。我两个相交如造塔，一砖不到枉徒然，又要工夫又要专。”此山歌是“挨光”的最好注解。

* 括号内数码为书中之回次。

白眉神

娼家所奉之行业神，有供此神的花神庙与乐星堂，见《金瓶梅》第十三、五十二回。明谈迁《枣林杂俎·和集》：“教坊供白眉神，朔望用手帕针线刺神面，祷之甚谨。谓撒帕着人面，则惑溺不复他去。”明代田艺衡《留青日札》二十一：“教坊妓女，皆供白眉神，每至朔望则以手帕、汗巾之类扎神面一遭。若遇子弟有打乖空头者，辄以帕洒拂其面，一晃而过，则子弟之心自然欢悦相从，留连不已。盖花门魔术也。”明代沈周《客座新闻》：“教坊妓女以术魔子弟，必供白眉神，朝夕祷之，子弟往来不绝。至朔望日，用帕针刺神面，谓子弟奸滑打乖者，佯怒之撒帕着子弟面，将坠地令拾之，则子弟心悦诚服而不他之矣。”

* 《金瓶梅隐语揭秘》（天津百花版）已有此条目，释义未尽，本书再释。